

模範人物叢書

李二嬸

王杰夫著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农业社的女社长苏英刚吃罢早饭；小梅绷着脸进来了。苏英一看，心里便有七分明白，笑着问道：“怎么，小梅，玉成嫂的思想说通了没有？”小梅坐在桌边小凳上，双眼瞅着地面说：“差点没把鼻子碰扁了呢！”接着，她絮絮叨叨地对苏英说：

“昨晚我到玉成嫂那里。我说：‘玉成嫂，社里要完成赶收赶种任务，动员全社妇女下田。为了让大家安心生产，现在社里要办个农忙托儿所，你家小蛋也送去，愿意不？’她高兴地说：‘啊呀！小梅，看你说的，人家孩子都肯送去，我有啥不愿意？小蛋又不是啥金枝玉叶。’我一听，心里乐滋滋的。可是后来她一打听托儿所主任是李二孀，‘刷’地脸上就象盖了一层霜，眼皮耷拉下来不吭声。我一看，急了，就连声催问，她总是一味不搭腔。后来给我催得急了，她忽然站起来，没好气地说：‘有本领生孩子，就有本领养，我自家孩子下去累别人。’不管人家脸上拉不拉得下来，她可抱着孩子噔噔地跑进厨房去了，撇下我一个人愣在那里。……”

“那你就和她干一仗，是吧？”女社长微笑着打趣地说。

“我才不呢！”小梅说，“玉成嫂这人我不是不清楚，高兴时叫她头割下来也没二话；执拗起来，九头牛也莫想拉她转个弯。我没和她计较长短，不信你去问问玉成嫂看。我担心的是

这事要办不妥当，影响生产可不轻。我正在发呆，刚好玉成哥回家来，我一把拉住他，就把动员的任务交给他。唉！我看，要玉成嫂把孩子送过来，是没大指望了！”

苏英听了，说：“小梅，你怎么？洩气了？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绝。玉成嫂又不是什么老顽固，只是我们的说服工夫还做得不够呢！”

小梅听说，嘟着嘴巴坐在一旁不开腔。

正说着，刚巧玉成跨进门来。玉成，这是个长得象半座塔一样高的汉子，干起活来就象打仗一样。他一进门，就对社长苏英说：“社长，我们小蛋也送到托儿所来，全家没意见。”这是多么出人意料呀！小梅一跃上前，扯住玉成的衣袖说：“玉成哥，你，你没骗人？”社长也满心欢喜地说：“玉成嫂也同意了么？”玉成说：“同意，都同意。啥时候办起，小蛋啥时候送来。”

原来，昨晚玉成听小梅说了以后，他就去动员老婆。起头，玉成嫂怎么也不愿意。玉成的娘在旁边插嘴说：“小蛋他娘，放心把小蛋送去吧！交给李二孀看管不会错。我和她共了半辈子姐妹，半辈子邻居，我顶清楚，她是好心眼的人，我信得过她。”玉成说：“娘身板不好，照顾不了小蛋，以后你我又都要下地做活，让小蛋在家里多不放心！再说，办托儿所是社里决定的，别人都将孩子送去，唯独你不愿意，你不怕人前人后受議論，往后说啥话也舌头短？”玉成嫂架不住婆婆和丈夫左说右劝，并且也觉得自己理亏，才勉强答应说：“送去就送去吧！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们放得了心，我有啥不放心！”因此，玉成今早就来找社长了。

玉成走了之后，女社长看着小梅说：“怎么样，玉成嫂不是答应了吗？我们的说服工作还做得不够呢！”小梅说：“到底是‘枕头咒’灵验，光靠我，就是嘴唇皮磨出了血也不顶事……”苏英疼爱地揉了揉她一下面颊，笑着说：“姑娘家不害臊，你懂得什么‘枕头咒’？”小梅脸红起来了，她撒娇地伏在女社长的膝上，捂着脸格格地笑开了。

二

正在这时候，李二孀悄悄走了进来。苏英和小梅赶快站起来让坐。苏英说：“二孀，我正想去看你。你可来得真巧，我们合计合计托儿所的事情吧！”

李二孀听了小梅告诉她：社里要叫她担任托儿所的主任，昨晚一夜没有睡好，她今早来找女社长也正是为了这事。李二孀直人不讲客话，她说：“阿英，不论叫二孀做啥，只要二孀能做的，二孀绝不推托，要是叫二孀看孩子还当啥‘主任’，二孀可没那能耐，你倒要多斟酌。”女社长笑着说：“二孀你可不要推托，这回社里研究决定推你当托儿所主任，是因为你做事耐心，疼孩子，又有带孩子的经验，这是大家信托你呀！二孀，你可不要辜负了大家的好意。”

二孀说：“大家的好意我领情，就是这副担子太重了，二孀怕担不起。阿英，十来个孩子难侍弄啊！古语说：宁担千斤，不抱肉墩。”

“二孀，”小梅插嘴说，“怕什么，你当主任，还有我这个保育员啊！我们两个人还弄不好这几个孩子吗？”

二孀笑着说：“小梅，你年纪轻轻，你知道天地有几斤重

啊！”

女社长说：“二孀，社里今年麦子棵棵都长得又粗又长，再经过几个日头一晒，就好收割了。割了麦社里就要赶插秧。‘麦熟三晌，蚕老一朝。’要是耽误了这时机，社里生产就会受影响，增产计划也完不成。二孀，你给大家看好孩子，使妇女安心下田，就能完成赶收赶种任务。二孀，这可是件关系到全社利益的大事啊！再说，社里也不亏待你，你看孩子，也一样是记工分。……”

“阿英，”李二孀打断了社长的话，说：“你还不懂得二孀的心意！二孀不是为了工分挣多挣少这事。二孀是半截入土的人了，从前要饭要了半辈子，如今啊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二孀心里明白，这是合作社大伙给我的好处。……”

这是实话。解放前，这个被人踩在脚底下的老太婆，终日背着女儿东家要饭西家讨粥。打解放后，她才分得了一亩三分地。可是那时节，还没全翻过身来。一个老太婆耕不来，锄不动，一亩多地专靠十里路外的女婿来耕种。人家种地是等天时，等季节，李二孀的地是等耕畜，等人空。要等到女婿做好自己的活才能给她耕种，因此常常误了农时。那块地也真难耕，满是石疙瘩，女婿耕着耕着，动不动气得把犁一摔，坐在地头生气。收成时，人家的粮食是一箩一箩地挑，李二孀呢，除了野鸟鸦雀吃掉的总共不过几大手巾包，吃了也胀不死饱不了的。

去年，村里办社了，苏英再三动员李二孀参加，李二孀嘛，就是有顾虑。她想：那地啊，自己的亲女婿耕着都拌犁叹气，别姓别户的，谁肯帮？到头弄得个众人不管，那不是连几

大手巾包的粮都沒了嗎？她不放心的。后来，經不起大家劝說，并且女儿女婿也都捎来口信說入社沒有錯，李二孀才参加了。自己也給社里做些副业，象磨豆腐、喂猪等。李二孀看見社里的肥料一担又一担地挑到自己地里，心里又高兴又发愁。有时她会想：要是那地长不出粮食，社里不要那地，叫我賠出肥料，那可怎么办？可是，秋收后，李二孀喜欢得流泪了，这一年她共分得了粮食九百七十多斤，家里真是罐罐滿，甕甕流。李二孀从此一心一意爱着这个社，不論社里叫她做啥，她就做啥，从来沒二話。論道理，現今社里叫自己看几个孩子，这正是出力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呢？但是，李二孀也有她的心事，这心事变成了一个大疙瘩，这个疙瘩沒解开，她就不敢接受社里的托儿所工作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去年，玉成嫂买了十几只鷄雛，有一天忽然少了三只，到处找不着，后来在李二孀家門檻旁发现两只死鷄雛（她俩是中間只隔兩戶的邻居），玉成嫂就一口咬定是李二孀家那只狗咬死的，吵着要李二孀賠。李二孀觉得这事拉扯不到自己身上，当然不肯賠。玉成嫂性子烈，啥事也不让人，从此便时常站在家門口指鷄罵狗。可是好性子的李二孀只是当作沒听见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久了玉成嫂也觉得沒味，不再罵街了。不过，事情还没有完結。有一天，忽然李二孀家的一只生蛋的老母鷄不見了，找了好久，才在玉成嫂家后面一只朝天羹缸里找到，可是已經淹死多时了。李二孀心痛得不行，她估計也許是玉成嫂的报复手段，但是，沒凭沒据的，怎好乱冤人？况且也犯不着为了一只鷄弄得亲不亲邻不邻的。李二孀只是自己埋怨自己沒

把毛鷄管严。这事后来給村里人知道了，明事理的人都說李二孀寬宏大量，不寻是生非；不明事理的人反說是李二孀怕玉成嫂，吃了哑巴亏。李二孀听了，只說：“耳聞是虛，眼見是实，沒凭沒据的，我不胡乱冤枉人。”

自从成立合作社以后，李二孀、玉成嫂都参加了。社里开大会、小会，两人天天見面，可是誰也沒理誰。玉成嫂看見了李二孀，屁股一旋不認人，好象是冤家碰着对头。李二孀早就把那些事情淡忘了，有时路上碰到，倒也想先叫一声玉成嫂，但是每到这时候，嘴巴象是两块鉄皮，說什么也張不开。人要臉，树要皮，要是玉成嫂当面来个不理不睬，那教自己这副老臉哪里擱？因此，一年来，两人还是“反貼門神不对臉”。

这就是李二孀为什么不敢答应下来的原因。

李二孀坐在一旁沉思，女社长和小梅早就看出她的心事。社长說：“二孀，明人不說暗語，你要是有啥困难，直接提出来，社里給你解决。”小梅在一旁沉不住气，她开门見山地問道：“二孀，你是不是顾虑玉成嫂往后和你过不去？”李二孀見事情既然摆出来了，也就明白地說了：“可不是！叫我当托儿所啥‘主任’，玉成嫂就不会把小蛋送来。就是送过来，这孩子是人家‘神龕里一顆金雀蛋，十八亩地一棵独根苗’，說实话，二孀怕的就是这。……”小梅不等二孀說完，就搶着說：“二孀，你別都往坏处想，你和玉成嫂两人又不是什么死对头，有啥解不开的冤仇？玉成嫂早就講过，她要把小蛋送过来。二孀，你怎么这样磨不开！”李二孀听小梅这一說，她真的有点不大相信，連声問：“小梅，你沒說謊？你是騙二孀的吧？”于是小梅就把动员玉成嫂的事說了一遍。女社长这时拉着李二孀的手

說：“二孀，全社的人都推選你，往后自然也會支持你，你放心吧！就說玉成嫂吧，她也願意把孩子送來，這就千好萬好了。要說困難，自然有，當初你們推我當社長，我也怕干不了，你不是也和大伙一樣鼓勵過我嗎？有事只要和大伙琢磨着辦，啥困難也能克服。二孀，你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。”

李二孀給社長和小梅你一言、我一語說得心動起來，雖然還沒有一口答應下來，可是不再推托了。這時，女社長看了小梅一眼，小梅就站起來，抱着李二孀的胳膊連聲說：“走，二孀，我們收拾房子去。”

三

托兒所就設在李二孀的家里。

這幾天，李二孀真是忙得屁股不占凳，屋里屋外，什么地方都收拾得干淨利落。堂屋的牆壁都用石灰刷過，顯得十分光亮明淨。壁的四周，貼着李二孀親手剪的鳳凰牡丹、多子石榴、刘海戲金蟾等窗花圖案。她还剪了四只蝙蝠貼在四個壁角，就象活的一樣在牆上翩翩飛舞。

牆正中，端端正正貼着一張“毛主席和孩子們”的彩色畫；還有“我們熱愛和平”、“媽媽安心去生產”等年畫，一張張都貼在最顯眼的地方。這些畫是小梅特地跑到城里新華書店買來的，因為小梅見李二孀盡貼些石榴啦、蝙蝠啦，說是缺少新內容。

堂屋前面是院子，地面重新填平了，準備作為孩子們的遊戲場。場上還放着兩匹剛做來的小木馬。社員們都興高采烈地相互夸着說：“看，這可和城里托兒所的气派差不離呢！”

這一天吃過早飯，李二孀和小梅把已經浸過的黃豆拿出來

磨，准备做豆腐给孩子们吃。两人足足磨到二更天。

李二孀这晚不知是过度兴奋还是有点担心，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，她喊一声小梅，谁知小梅也没睡着。二孀说：“小梅，看孩子可得小心啊！谁的孩子都金贵，我们不偏这个，也不偏那个，免得人家谈论说眼有大小，眉有高低，说我们巴结谁，淡薄谁，……”

“主任，”小梅调皮地说，“你放心，我绝对服从领导，你怎么吩咐，我就怎么做。”

“死了头，以后你再敢叫啥主任，看我不把你的嘴巴撵扁了。”小梅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托儿所开幕的那天，一清早，李二孀家里就热闹起来了。女社员们都替自己的孩子穿上了新衣，抱到托儿所来。李二孀今天刚蒙蒙亮就起身，她穿上了一件合身的士林蓝衣服，人家都说她是朵“老牡丹”。李二孀忙着接过孩子，和孩子们的母亲说话。小梅她乐得只是笑，逗逗这个孩子，又逗逗那个孩子，转过来转过去，两条辫子在脑后甩来甩去。她逢人便说：“我是托儿所主任的助手，保育员，来，把孩子交给我，放心去生产。”有一个女社员逗她说：“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没抱过一个男半女，哪能当助手啊！”小梅红着脸说：“噢！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路；没生过孩子，带孩子可在行呢！”另一个女社员打趣说：“让她学学也好，免得来年做个愣头愣脑的娘。”说得大家都哄笑起来。

李二孀一直在注意着，为什么王成嫂还没把小蛋抱来？是什么变了卦？正想着，忽见王成嫂抱着小蛋来了。李二孀稍稍

犹豫了一下，立即迎上去接过小蛋来，还说：“玉成嫂，来——啦！”玉成嫂微笑着，可是两人都有点不大自然。

李二孀端详着小蛋：胖胖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抱在手里蹦蹦跳跳，吵着要下地去，一看就知是个不安静的淘气的小家伙。小蛋穿着一身新衣，只是脚上着的是一双露着脚趾的破鞋，和新衣新帽显得不调和。李二孀说：“小蛋他娘，得做双新鞋给孩子穿，才配得上这套新衣服。”玉成嫂说：“活多人手少，赶不出来，着急也没法哩！”

这是实话。玉成家里虽有四口人，但有半数人不能做活：一个是不懂事的小蛋，还有一个是瘫痪已久的老娘。李二孀听玉成嫂这么一说，她用手量一量小蛋的脚，也没说什么。

小梅从里面跑出来，一见玉成嫂，就笑嘻嘻地接过二孀手中的小蛋，说：“玉成嫂，你把小蛋交给我们，你安心去生产吧！”玉成嫂亲了小蛋一下，说：“听奶奶、阿姨的话，不要淘气，娘走了。”小蛋哭着要娘，李二孀赶快拿了一块蛋糕塞在他的小手里，小梅就把小蛋抱到孩子群中去了。

孩子们的笑声叫声，就象一群小麻雀在啾啾不停。小梅逼着孩子们唱起歌来，象林中的黄莺。二孀忙着哄孩子，照顾孩子，在孩子们中间团团转，活象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雏鸡。

孩子们有了人照料，妇女们下地生产可安心了。男女社员在田里干得欢，这个割，那个挑，还一边哼着山歌小调。麦屯子一垛一垛高起来。六月里的天说声变就变，托儿所办起后的第四天，忽然刮起大风，落下大雨来。可是社里增加了一批妇女劳动大军，麦子已收割好了，一颗也没受到损失。社里谁也

称赞李二孀给大家做了一件好事。

雨后天晴，社内赶着犁田插秧。年轻的妇女们也不落人后，咬着嘴唇皮学着，干得挺起劲。

太阳下山了，妈妈们到托儿所来领孩子回家。孩子们蜂拥过来，扑在各自的妈妈怀里。母亲们瞅着孩子们洗净了的脸和小手，用夸奖和感谢的目光看着李二孀。女社长苏英虽然没孩子在托儿所里，可是她每天短不了来一两趟。她拉着李二孀的手说：“二孀，你可立了大功劳啦！你看，该收的收了，该种的种下，社里完成增产计划可有了保证了！”

李二孀自然也觉得高兴，她觉得为社里做了件有益大家的事。虽然她这几天来累得腰酸背痛，但是她从孩子们的妈妈的目光中，和女社长的话语里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。

四

为了让孩子们玩得更乐，李二孀还别出心裁地做了许多玩具：竹枪、泥丸、不倒翁、鸡蛋壳做的小人头、柳条编的花篮等等。这天早上，李二孀还托人到城里去买两个摇摇的巴浪鼓。

黄昏时分，小梅摇着从城里买来的巴浪鼓，叮叮当当的声音一下子把孩子们吸引过来了，都嚷着要。小蛋一见巴浪鼓，喜得什么似的，丢下正在玩的竹枪，闯过来一把抢过小梅手里的两个巴浪鼓，撒腿就跑。孩子们吵吵嚷嚷地跟在他后头追着。李二孀怕孩子们跌了，赶忙上去抱住小蛋，哄着他：“小蛋乖乖，巴浪鼓给一个哥哥玩，奶奶疼你。”谁知小蛋双手紧紧握着不肯放。这一来，孩子们吵嚷得更厉害。小梅走过来

说：“小蛋自私自利不对。”说罢，拿过小蛋手里一个巴浪鼓给另外一个孩子。小蛋瘪了瘪嘴巴，忽然摔掉手里的一个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躺在地上打滚，眼泪、鼻涕、灰尘糊成一张小鬼脸。李二孀哄了又哄，骗了又骗，小蛋总是不起来。李二孀没法，舐着打滚的小蛋，说：

“性子这般躁！一点不让人，和他娘一模一样！”

万不料话音刚落，门口进来了一个人。二孀和小梅一看，都愣住了。进来的正是玉成嫂，她的脸铁青，额上青筋跳着，胸部一起一伏。玉成嫂和谁也不打招呼，逡跑到小蛋身边，对着小屁股拍拍就是两下，小蛋给打得大声嚎哭，玉成嫂一边打，一边骂：“你这死不了的，还哭！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我前世没修，养你这蠢种，让你受人家数落。”“拍！”又打了一下屁股。“你这讨饭命的，没福住这金鑾殿，你给我死回去！”李二孀知道事情坏了，连忙上前搭讪着说：“小蛋他娘，孩子不懂事，别打他。”玉成嫂霍地抱起小蛋，理也不理就冲出门去，边走边说：“孩子不懂事，大人吃屎也不懂事！”头也没回地走了。

李二孀一下坐倒在凳上，浑身无力，眼泪一滴滴向下滴。小梅气得脸发白，咬着嘴唇不吭声。孩子们受了惊的鸡雏，呆呆地站着。

女社长苏英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，连饭也顾不得吃，忙到玉成嫂家来。玉成昨天到县干校学习去了，只有玉成嫂和小蛋在吃饭。玉成嫂一见社长到来，头也没抬，故意把稀饭喝得呼噜呼噜响。女社长摸着小蛋的头说：“小蛋乖乖，以后不要再淘

气。”玉成嫂眯着饭碗说：“社长，小蛋明天起不再到托儿所去受气了。”社长笑着说：“怎么，二孀不疼小蛋吗？”“疼！差一点没哭死呢！”女社长说：“玉成嫂，你看二孀是那号子人吗？她会暗地苦毒小蛋？”玉成嫂说：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！人心隔肚皮，谁猜得透。”

苏英看玉成嫂正在气头上，难以说服，就告辞出来。临走时，她对玉成嫂说：“玉成嫂，好好想一想吧！别一味往人家坏处想。”

女社长又走到李二孀家。二孀和小梅两人正默默坐着，二孀眼眶上还有斑斑泪痕。小梅一见女社长，忍不住说：“社长，算了吧！老是拿热脸孔去烫人家冷屁股，还不讨好，何苦来！”苏英一听，用严厉的口吻责备说：“小梅，你怎么啦？办托儿所不是为了我好你好，是为了全社大家好，托儿所散了，对谁有好处？解决问题怎么能凭意气呢！”李二孀抬起那湿漉漉的眼睛，看着女社长说：“阿英，这工作二孀实在做不下去，二孀一片好心却赚得个驴肝肺……”二孀觉得受了很大委屈，她说不下去了。女社长劝着说：“二孀，你千万别和玉成嫂一般见识，村里谁不知你工作好，疼孩子，托儿所开办以来，哪个孩子的娘不称赞你！二孀，玉成嫂这人就是性子躁一点，可也不是个坏心眼的人，总有一天她会后悔的。二孀，谁是谁非，旁人看得一清二白，你也不用难过。”

李二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小梅的嘴巴翘得能挂几只油瓶。

这一夜，女社长和小梅、李二孀睡在一块。她耐心地谈着过去、现在和美好的将来，一直谈到鸡啼。李二孀的心情慢慢开朗起来，她觉得只要对社有好处，自己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

呢！何況“人眼是秤”，誰是誰非，將來還不一定落石出！

五

李二孀看那孩子比以前更加留神細心，也比以前更忙了。她一聽到孩子們的笑聲，就感到愉快；一看見母親們感激和信任的目光，就感到安慰。可是，李二孀心頭有個結還沒解开，這就是十多天來，玉成嫂似乎一點都沒有回心轉意。

小蛋這孩子前些日子在托兒所和孩子們玩熟了，有時看他娘不在家，那個癱瘓了的奶奶又和他玩得沒味，常常獨個兒溜到李二孀家來。李二孀一見小蛋，就把他抱起來，給他洗淨小臉小手，拿塊蛋糕給他，哄他回家。

有一次，小蛋又跑到李二孀家。李二孀見小蛋一臉鼻涕，衣服上都是污泥，二孀又替他洗干淨，還拿了一塊麥餅給他。小蛋剛剛走出門口，恰巧玉成嫂下工回家，她一見小蛋手里拿着麥餅，搶過來就扔向李二孀屋裡，大聲罵着孩子：“你這短命鬼，這是什麼地方？你不睜開眼看看！你不小心，人家會象踏小雞一樣把你踏死，你叫誰償命！”小蛋哭着要去拿回麥餅，玉成嫂對准小蛋屁股拍拍就是兩下，打得孩子哭哭啼啼，一把被她拉回家去了。

李二孀在屋裡聽得一清二白，她的心冷了半截，她想不到玉成嫂這麼不近人情。這一來，李二孀連再給小蛋洗臉揩手也不敢了。

有一天下午，太陽快西沉了，李二孀和小梅正在給孩子們洗臉洗手，等候母親們來領回自己的孩子。這當兒，忽然傳來

几声嘶哑的呼救声：

“快——快来人啊！救——救命啊！——”

李二孀和小梅一怔，仔细一听，喊声是从玉成嫂家来的。李二孀猜想一定出了事，她对小梅说：“小梅，你看着孩子，二孀去看看就来。”说罢，三脚两步跑到玉成嫂家门口，这时她清清楚楚听出喊救的是玉成的老娘。李二孀站在门口犹豫不定：进去吧，害怕自己不讨好，说不定还会惹一场没趣；不进去吧，玉成他娘的喊救声象蜂螫着自己的心窝一样。最后，二孀还是咬咬牙走进去了。

李二孀跑进门一看，只见玉成的娘在厨房门外艰难地爬着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。李二孀跑过去要扶起她，她一见李二孀，两片嘴唇颤抖得更厉害，说：

“小——小蛋，掉——进河里了！……”

二孀一听，吓了一跳，顾不得扶玉成的娘，赶快跑到厨房后面的河边去。

原来，事情是这样的：这天，祖孙两人都在厨房里歇，小蛋一玩两玩就玩到厨房外面去，忽然看见一只小螞蟥，小蛋就想捉，小螞蟥往前跳，小蛋也往前追。厨房后面是一条小河，玉成的娘怕小蛋掉进去，拚命喊住他，小蛋一点也不听她的。玉成的娘是个瘫痪的人，行走不动。小蛋追螞蟥，一直追到河边，往前一扑，螞蟥跳到河里，小蛋站不住，也掉到河里去了。

李二孀跑到河边，正见小蛋两手乱抓，一忽儿往上浮，一忽儿又往下沉。这条河河水不深，只齐胸，可是对于小脚的、上了年纪的李二孀来说，下去救小蛋，确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李二孀迟疑了一下，但马上往岸边一坐，往下一溜，溜到河沿，

一步一步艱難地移向河心。河水滿到胸前時，她感到氣也透不出，雙腳站不穩。她用勁向前跨兩步，才抓住小蛋的手。她一把緊緊地把小蛋抱起來，生怕再丟了似的。手里抱着孩子，李二孀是更加難于移動雙腳了。走到岸邊時，李二孀一跤摔倒，頭碰在岩石上，血汨汨地往外流。李二孀再也無力往岸上爬，她仰躺在河沿，懷里緊緊樓着小蛋，自己下半身還浸在水里。……

人們把李二孀和小蛋抬回來後，趕快到衛生所請醫生來急救，幸好大人小孩都平安。女社長蘇英和社員們到玉成嫂家裏去看了小蛋，又去慰問了李二孀。

晚上，小梅正在給二孀熬粥吃。李二孀頭上扎着綢帶，躺在床上，心里却老是記挂着小蛋，等到小梅向她說“小蛋沒有事”之後，她才放心。

二更時分，忽然有人在輕敲李二孀家的門，小梅問道：“是誰啊？”“是我。小梅，開開門。”小梅一聽，聽得出是玉成嫂，便把門拉開。玉成嫂手裡端着一大碗熱氣騰騰的糖鷄子和桂圓肉。玉成嫂把碗端到二孀的床頭，自己坐在床沿，激動地說：“二孀，你救了小蛋，也就是救了我的命！二孀，我不知該怎樣來答謝你！”李二孀給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怔住了，她說：“玉成嫂，別講那僂話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二孀能睜着眼讓孩子淹死嗎！”小梅在一旁，故意笑着說：“玉成嫂，往後你把小蛋留在家裏還是送到托兒所來？”玉成嫂看着李二孀，說：“只要二孀不見怪，還肯收，我明天就把小蛋抱過來。”李二孀聽說，掙着坐起來，小梅趕快給撐住。二孀說：

“近日常，二孀這顆心都交給娃娃了。玉成嫂，只要你信得過二孀，肯把孩子送來，二孀總是一心一意看管，二孀不偏這

个，也不偏那个。”李二孀拉着玉成嫂的手，激动得有点发抖。

玉成嫂，这个倔强的女人，再也忍不住流下感激、愧悔的热泪来。她呜咽不成声地说：“二孀，就怪我错看了好人啊，……”她伏在二孀怀里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

六

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，玉成嫂给孩子穿戴得整整齐齐，抱到托儿所来。天还早，孩子们还没来，李二孀和小梅正在打扫着院子。玉成嫂一进门就笑着说：“二孀，今天来向你请个假，小孩要和我到外婆家去。”小梅听说，跑过来抱着小蛋说：“小蛋，给阿姨带个什么来吃？”小蛋象讲外国话一样，说：“糕，大大的肉给阿姨奶奶——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二孀一看小蛋脚上还是穿着那双鞋，赶快回到房里去拿出一双布底的新花鞋来，说：“小蛋，穿这双才漂亮哩！”新花鞋刚刚合着小蛋的脚。二孀对玉成嫂说：“我知道你忙得啥似的，没工夫给小蛋做双鞋。啊，二孀也年老不中用了，眼花，手脚笨，这双小鞋做了靠近一个月，昨夜还是小梅帮我编起来的，谁知刚好今天给小蛋穿着去做客人，你看多巧！”玉成嫂一听，好久说不出话来，她双手紧紧捏住二孀的手，半晌，才说：

“二孀，你待孩子实在太好了！”

这时，红红的太阳照进了李二孀的院子，照得院子里的月月红更加鲜艳。托儿所里是一片金黄，满院花香。